

田水:为了舞台可以“不要命”

◆ 未水

从好演员到好导演 在排练厅绝不教人演戏

1986年考上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,上完本科又继续念了表演系的研究生,毕业后进入当时的上海人艺当演员的田水,在演员行当里埋头二十年,多次获得佐临话剧艺术奖最佳女主角奖、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、曹禺戏剧奖表演奖、中国话剧金狮奖、中国戏剧梅花奖等令同行尊敬、令后辈羡慕的荣誉。近年来,很多喜欢田水的观众发现,她的名字前有了“导演”的称谓,在《12个人》、《这个男人来自地球》、《失恋33天》三部话剧中,田水不再是舞台上光彩照人的女一号,而成了幕后推手——导演。

田水要转型要改行了吗?闻此言,田水笑着说:“导演是我的副业,我的主业还是做演员。”话虽如此,毕竟已经执导了三部戏。当一位优秀的演员担当起导演的职责,一切会有什么不同?

“导演和演员一样,都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,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戏。不是什么戏都合适的。对于我来说,首先当然是要剧本好。之前导的几部戏,文本都非常好。而我只要考虑哪部分最打动我,然后把它表现出来。”田水说,作为演员,自己演了二十年的戏,对舞台很熟悉,在执导一部戏的时候,对于挑演员也是特别在意,“一个演员是否适合这个角色非常重要,合适这个角色的演员就好像他身上有着那个角色的种子。”

作为导演时,田水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,她坚决不会在现场教演员怎么演戏。很多时候,我们会在媒体报道中看到这样的场景描述,某某导演在现场亲自示范,把角色演给演员看,手把手地教演员演戏。田水说:“我在做演员的时候特别怕导演教自己演戏。所以,在我导戏的时候,我绝不教演员演戏。”

一个戏从第一次排练到最后呈现在舞台上,面对观众的检验,可能经历了无数个细节的改动,这个过程,是创作者们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打磨过程,也是导演和演员对角色理解的磨合过程。遇到分歧怎么办呢?田水的方式是,细节处理上她会尽量尊重演员,但整个戏的节奏把控上,必须坚持导演的话语权。“我觉得,做导演最大的挑战就是,说服别人按照你的想法来表达。一个导演不能没想法,但也不能太有想法。作为导演,要能够跳出来看全局,需要更客观的视角。”田水说。



▲《资本·论》剧照



▲《商鞅》中饰演韩女
▼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中饰演洪莲西



拔了针管去演出 付出是因为自己喜欢

一部《泰囧》让初执导筒的徐峥刷新了若干项纪录,有人半开玩笑地说,《泰囧》的成功和之前徐峥主演的话剧《资本·论》有着扯不断的关系,《资本·论》是《泰囧》的“启蒙”。而田水则是这部戏的女主角。在田水印象里,《资本·论》是创作最辛苦的一个戏,大家一边排一边打磨本子,“我们排整个戏的时候,除了徐峥,何念也搅在里面。何念有个外号叫‘推土机’,常常是排完好几场后,整个儿推翻重来。”

虽然和徐峥、何念共事多年,早已经习惯了他们的风格,但是,排《资本·论》的时候,田水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。那是离演出还有十天的时候,在排练厅里,田水感觉浑身发冷,非常难受,起身向徐峥、何念说:“我身体不舒服,先回去了,你们改完本子后告诉我,我按照改的演。”

那天,田水回到家,一量体温,超过39℃。原本想着可能是太累了,睡一觉能缓过来,不料第二天还是没有好转,去医院检查,被诊断为肺炎,左肺、右肺都感染了。在医院打了四五天点滴之后,田水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回到了排练厅。排练厅里,徐峥他们正在排最后一场戏,看到田水进来,大家都围了过去,“那一刻,就好像我是江姐一样。”

《资本·论》如期开演,与此同时,田水导演的《12个人》也开始了复排。那段时间田水的工作日程是白天在排练厅复排《12个人》,傍晚六点赶到美琪大戏院演《资本·论》。有一天,在排练厅里排戏时,田水接连呕吐了好几回,“当时就想,不好,是不是胆囊炎复发了。”

同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工作的田水的老公赶紧将妻子送去华山医院,还想办法“走了后

近日,海派话剧《资本·论》、《原告证人》、《活性炭》将登上北京人艺的舞台,参加北京人艺演出中心主办的“2013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”。知名演员田水将作为《资本·论》的女主角,为北京观众展现海派话剧的魅力。从1986年来到上海求学至今,田水早已把上海当成了自己的家。她在上海的舞台上磨练、成长,付出了汗水和艰辛,也收获了丰硕的人生。

职业女性不等于女强人 工作之外家庭至上



别看在工作中很投入很拼命,田水却说自己是个家庭至上的人。“不能把职业女性和女强人画等号,这是把女人魔幻化了。”在田水的观念里,女人就应该有点家长里短,空下来和闺蜜一起聊聊减肥、美容、漂亮的衣服、包包之类的闲话。“2010年的时候,为了《妈妈咪呀》巡演,我有六七月都投入在工作中。但这并不是我生活的全部,我并不是永远都是在工作的。结束了一个阶

段的工作,我也会尽量多一些时间陪伴家人。”

田水说,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父母。父亲和母亲身上的特质,都在田水身上有了很好的体现。

田水的母亲是个复员军人,她从小给田水的教育是,“人必须要勇敢坚强,遇到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解决,别人只能是倾听者,别人出的主意未必适合你。”自认将这种坚强面对一切的想法融进骨子里的田水,这些年来,遇到再艰难的情况,都是自己咬牙挺过来的。年事已高的母亲是通过报纸才在事后知道田水演《妈妈咪呀》时带伤上阵的事情,她对田水说:“哎呀,这些事情你怎么都不告诉我!”田水回答:“这不是你教我的嘛。”

在田水的心目中,父亲是个特别宽容仁厚的男人,“在他的心里,没有什么是不能包容的。而且他不像妈妈那样容易急躁,他遇到事情不着急。”所以,初识田水的人会觉得她是个风风火火的人,但真正了解她的人知道,真遇到什么事情时,田水是个能够冷静下来思考问题的人——这一点像父亲。

从排斥到融入 如今已把上海当成家

自从1986年到上海戏剧学院念书,从此在上海学习、工作、成家,掰着指头算算,田水在上海生活的时间已经有二十多年了。最初的日子,她一点儿也不喜欢上海,相比家乡南京,上海的人太多。“而且,那个时候老觉得上海人看不超外地人。在外面一说普通话,人家的态度就不太一样。”眨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,城市在变化,城市里的人也在变化,渐渐地田水也发现了这座城市的好。“上海的很多生活方式是我比较喜欢的。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可以和一个群体或者那一个群

体在一起,工作之外,你尽可以有自己空间,在这里大家会尊重彼此的隐私。比如说下班后朋友或者同事相约吃饭,你不想去也没有问题,不需要解释太多。而且,这些年来,上海人和外地人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小了。”

当然,最让田水欣慰,并且一直留在上海的,是这座城市里热爱舞台艺术的观众。“刚毕业时都没有观众来看戏,我们还上街去拉观众来看。现在,越来越多的观众喜欢话剧。《12个人》演了多少场,那些热心观众比我们记得还清楚,还会做了蛋糕送到后台来。”